

# 時論選輯

——巴黎外長會議

第四集

行發店售華英

[

MG  
K266  
4

時 論 選 輯

—— 黎 巴 外 長 會 議 ——

第 四 集

新 華 書 局 發 行



3 2169 0138 3

# 第四集目錄

一、	巴黎外長會議維辛斯基發表演說	.....	一
二、	維辛斯基再次駁斥美英法荒謬建議	.....	六
三、	從倫敦外長會議到巴黎外長會議	.....	一〇
四、	回顧討論德國問題的幾次外長會議	.....	一五
五、	評美英法對外長會議的政策	.....	二〇
六、	全體一致協議的原則	.....	二三
七、	四外長會議公報	.....	二七
八、	巴黎外長會議的結果	.....	三一
九、	杜魯門大言不慚	.....	三六
十、	保衛和平與國際合作	.....	四三
十一、	評德國問題	.....	四六
十二、	評蘇美英法四國協議	.....	四九

..... 馬里寧 一〇  
 ..... 胡韋德 一五  
 ..... 朱可夫 二〇  
 ..... 新時代雜誌社論 二三  
 ..... 真理報專論 三六  
 ..... 新時代雜誌社論 四三  
 ..... 新時代雜誌社論 四六  
 ..... 新華社 四九

## 維辛斯基在外長會議上重申建立統一德國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巴黎外長會議

上的演說——

四國代表面對德國經濟政治統一問題，這並不是第一次。還在戰時雅爾塔會議的時候，三國領袖就會把他們的主要注意力放在這個問題上。當時，他們在製定他們的對德政策時就以摧毀德國的軍閥主義和納粹主義，創造使德國不再能擾亂世界和平的保證為自己的重要歷史任務。蘇、美、英三國政府領袖當時承認，希特勒德國的命運問題之解決，只在上述綱領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後來，法國也參加了這個綱領。

我們大家都知道，這是在希特勒德國戰敗前夕的事情。過了兩個月，在波茨坦會議上——這時德國已經投降了，盟國在對德共同政策的經濟政治原則上取得了新的協議。

波茨坦會議從承認德國是一個單一的政治經濟單位出發，宣佈四國對德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在民主和平的基礎上重建德國；這特別表現在波茨坦會議決定建立若干以國務部長爲首的德國行政部門上。

從這裏看來，戰勝國在波茨坦會議上就已經承認了它們要把德國當作一個單一的經濟政治整體看待，這是完全正確的；只有遵守德國在經濟與政治上統一的原則，才能實現四國政府領袖在對德政策上給自己規定下的任務。這種政策必須保證肅清德國的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必須保證德國和平工業、農業和整個德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必須保證德國國內與國外貿易，德國與其他國家間的經濟關係的發展。這是有利於滿足德國人民的需要與和平要求以及實現他們對盟國之義務的。

上述對德政策原則的進一步發展，表現在一九四七年莫斯科的第四屆四國外長會議的決定上。當時，法、英、美、蘇四國外長對於有必要準備採取措施以建立臨時全德政府問題曾得到結論。我強調全德政府這一點。這個結論符合波茨坦會議上所通過的德國政治統一的原則，而且是這個原則的具體的作法。

莫斯科外長會議曾詳細規定了將來德國中央政府的權力，強調這個政府「有權採取立法與行政措施，以保證必要的統一」，而且進一步指出，上面所指的是政治統一，經濟統一，財政統一和法律的統一。蘇、法、英、美四國代表團規定中央政府有權管轄這樣一些問題：發行鈔票與貨幣，調配銀行活動，稅收，管制出口，進口及外匯，對外貿

易和關稅。此外，蘇、美、英三國代表又規定德國中央政府還有權管轄下面這些問題：管制糧食的交納，分配缺少的食物和原料，管制勞動條件，工資和物價以及其他一些對於全德都重要的問題。

歐洲諮詢委員會關於德國管制機構曾獲協議。按照這個協議，管制一切有關整個德國的問題的最高權力，應交由德境各佔領區盟軍總司令聯合行使，四國總司令並為行使這種權力組成一個最高管制機關，叫做管制委員會。管制委員會的任務如下：（一）保證各總司令在其佔領區內行動適當的配合；（二）草擬全德共同的主要軍事、政治、經濟和其他問題的計劃，並在這些問題上獲得一致的決定；（三）對德國中央行政機構的管制；（四）經由相當的主管機構指導柏林的行政。這就是問題的四個主要方面。它們使得管制委員會担负了明確的責任，由此可見，整個管制委員會機能是用來實施德國的肅清軍國主義和民主化，便利把德國重建為一個單一的，民主的、愛好和平的國家。蘇聯政府在管制委員會活動的整個期間，會始終不渝地為實現這些任務而奮鬥。如果把按照上述任務而組織的管制委員會的活動，看作是防止德國侵略復活的危險、是德國的民主建設和滿足會受德國侵略之害的盟國的合法要求的基本條件，這是很正確的。

蘇聯在德國賠償問題上的態度，是人所週知的。

但是，在所有這些問題上，外長會議迄今為止，都未能達到一致的決定。

美英法三國政府採取了三國決定和措施的道路，這和美英蘇法四國以前在德國問題

上所通過的決定顯然是矛盾的。建立西德政府的計劃，就是這種措施裏面的一個，這個計劃是用來確定德國的分裂，使西德與德國的其餘部分相對立的。美英法本年四月在華盛頓所通過的關於合併西德三佔區基本原則的決定，關於西德佔領法規的決定，以及關於建立魯爾管制局的三項協定，也都追求着同樣的目的。

早在波茨坦會議時，蘇聯政府就建議承認作爲德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魯爾工業區，必須由美英蘇法聯合管制。蘇聯政府那時建議爲魯爾工業區設立一定年限的專門的盟國委員會，由上述四國代表組成。蘇聯的這種態度是人所週知的，我不預備多談這個問題。蘇聯政府對於魯爾問題曾經並將繼續寄注巨大的重視。蘇聯政府過去和現在都認爲，在軍事和工業上都異常重要的魯爾，不受以四國爲基礎的國際管制，這種情況是不對的。下述事實也是不對的，即德國管制委員會不能考慮和解決有關魯爾的問題，特別是該委員會之不能管制在整個德國經濟中起決定作用的煤與鐵的生產和分配問題。組織由美英法蘇四國（它們的代表參加諾魯魯爾之生產與產品分配問題的盟國委員會）和其他毗鄰德國，對德國問題特別利害相關的國家，即比、荷、盧、丹、波、捷六國的代表，以及德國經濟機構的代表組成的國際魯爾管制機構，會是保證對魯爾地區進行適當國際管制的手段。

蘇聯代表團目前不對西方國家關於西德，特別是關於魯爾的一切措施詳加論列，因爲蘇聯政府對這些問題的態度已經充分說明且爲衆所週知；它認爲必須重申它關於這些

措施的立場，並再次宣佈這些措施與歐洲人民的和平與安全的利益背道而馳。

蘇聯政府過去主張現在仍然主張建立德國的經濟與政治的統一。蘇聯政府會努力奮鬥，使管制委員會在其行動上遵循這個方向，而管制委員會是負責在佔領時期執行德國最高權力，並且保證實現德國清除軍國主義及使德國民主化，保證它重建成單一的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

在結束我的演說時，我向外長會議提出蘇聯代表團的下述具體建議：

(一) 爲保證德國經濟與政治的統一起見：

甲、在先前的基礎上，恢復對德管制委員會的活動，作爲在德國負責執行最高權力的機構。

乙、恢復柏林各盟國聯合司令部，以協調管理柏林全市範圍的措施，並保證柏林全市的正常生活。

(二) 同時鑑於如果不建立單一的德國中央機構，則實行德國經濟與政治的統一是不可可能的，因此承認有必要：

甲、以東、西佔領區現存的經濟機構爲基礎，建立全德國的國務會議。

乙、恢復柏林市議會。全柏林市議會的選舉日期問題，將交由柏林盟國司令部考慮。



## 維辛斯基再次駁斥美英法荒謬建議

——一九四九年五月卅日在巴黎外長會議上

的演說——

五月二十八日，美、英、法三國代表團提出其關於德國統一問題的建議。

從美、英、法的建議中可以看到，這些建議對以民主方法草擬全德憲法的問題避而不談，而祇是說蘇佔區應隸屬於波恩憲法。如所週知，這一憲法是在觸犯民主的原則下由特意選定的一小羣人在十分祕密的情況下擬定的。德國人民被剝奪了參與討論這一憲法的機會。同時，這個所謂憲法，也是在西方國家佔領當局的公開壓力下擬定的，該憲法的主要條款，基本上是由佔領當局所授意的。用這種方法，聯邦制度遂被強加在德國人民的頭上，德國民主力量正對這一制度提出抗議，其理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就是

因爲使德國聯邦化的計劃，不是統一德國的計劃，而是肢解德國的計劃。指出下述一點也是重要的，即所謂波恩憲法并不包含任何限制德國壟斷資本及容克貴族之控制地位的規定，它們曾是德國侵略的鼓動者和組織者，而且是希特勒政權的主要支柱。祇用這一點就證明了，這一憲法決不能被認爲是民主的憲法。美、英、法之把所謂波恩憲法擴大施行於全德的建議，不是別的，祇是企圖把沒有東德人民參加和沒有蘇聯參加而建立的制度強施於東德，而按照波茨坦協定，蘇聯則負責東德佔領區。美、英、法的這一建議，也將下述事實置於不顧，即蘇佔區的德國人民，在由人民委員會草擬而經過全體人民討論的憲法草案中，已表示了他們對未來德國機構的態度。

西方三國草案第三節建議，把在華盛頓擬定的所謂佔領法規在全德實施，這一建議事實上意味着放棄締結對德和約，無限期延長佔領制度。大家都知道佔領法規第一段祇是說到，『佔領需要作相當時期之延長』。三國企圖把問題說成好像佔領法規旨在『能使德國人民建立民主自治政府』，如像美、英、法外長在華盛頓談判公報中所說的。但是，這與佔領法規的內容是完全矛盾的。大家都知道，依照佔領法規『二、三兩條』，國家行政機構的極爲重要的職權，都爲佔領當局所壟斷，而德國人民却不得參加所有這些極爲重要的職權的執行。施行這種佔領法規，是不符合於德國人民的利益的，如所周知，德國人民正在爲儘早締結和約及結束佔領制度而奮鬥。佔領法規也與在歐洲締造和平的任務相矛盾。

至於三國關於賠償問題及「某外國或其代表」所取得——如像上述建議中所提出——的德國企業問題的建議，却沒有觸犯外長會議所討論的德國統一問題，但是，人們也不能不提出，三國一方面堅持交回上述企業，而同時，却對美、英壟斷資本藉佔領當局之助大量滲入西德經濟，首先是魯爾工業的事實保持緘默。

三國的建議企圖以其建議中第二節所列舉的「原則」為德國統一的條件，蘇聯代表團認為有必要指出，這種企圖是沒有根據的，因為在蘇聯佔領區，除法西斯分子之外，全體人民民主自由權利的行使已經得到保證。至於德國西佔區的現實情形，所謂「自由」，在該地實際上，就意味着對民主政黨和團體的迫害，而過去支持希特勒侵略的大壟斷資本和集團，却有着行動的自由。美、英、法的建議，把四國管制機構（所謂高級委員會）從現有協議所確立的全體一致決定問題的原則，轉變到多數票決定。這一建議的觀點，不是德境各佔領區之間合作的政策，而是強迫命令的政策，對蘇聯施行這種政策是不會成功的。

那麼，對於美、英、法代表團五月二十八日在外長會議上提出的關於德國統一問題的建議，我們總的結論是什麼呢？我們總的結論是：這一建議不能證明這些國家願意就極為重要的德國統一問題與蘇聯達到協議，同時，這些建議却與德國人民的合法利益及他們為儘早締結和約及結束佔領制度的奮鬥相抵觸。蘇聯代表團認為有必要拒絕與雅爾塔及波茨坦會議之決議相抵觸的三國建議。

爲了保證德國經濟與政治的統一，蘇聯代表團在本屆外長會議剛一開始時就將其建議提交外長會議考慮；蘇聯代表團深信，通過蘇聯的建議就能夠保證外長會議任務的完成。

蘇聯代表團建議按照蘇、美、英而後來有法國參加的波茨坦會議的決議，在先前的基礎上恢復德境四國管委會的活動。在採取這種措施的時候，要考慮到這一機構的巨大重要性，在佔領期間，它要負責在德國執行最高權力。

同時，蘇聯代表團認爲，不建立處理具有全德意義的國家與經濟發展問題的。單一的德國中央機構，則德國的經濟與政治的統一就不可能實行。蘇聯代表團建議。以東西佔領區現存的德國經濟機構爲基礎成立全德國務會議，作爲德國經濟與行政中心，在上述經濟與國家發展方面行使政府職權，同時並保留管制委員會的最高權力。

蘇聯代表團并建議在柏林恢復四國司令部和全柏林市議會，市議會選舉日期問題，則交由柏林各盟國聯合司令部研究。

所有這些措施，對於在經濟上與政治上恢復德國統一問題的解決都是有利的。蘇聯代表團的這種立場，完全符合波茨坦協議的原則，完全符合恢復德國統一的任務，完全符合爭取早日締結和約和結束佔領制度的德國人民的利益，也完全符合歐洲締造和平的任務。

## 從倫敦外長會議到巴黎外長會議

真理報外交評論員 馬 里 寧

自上次倫敦外長會議以來，一年半已經過去了。沒有人能夠否認：由於美英法統治集團在這一段時間內奉行的政策，德國問題不但沒有解決，甚至還走到了絕路。由此，像一切佔領德國的盟國都有代表參加的盟國管制委員會這樣的重要機構，就注定了其活動特別必要的時候陷於不活動狀態。

從所謂柏林危機存在的第一天起，蘇聯政府就一直堅持由外長會議與柏林之爭議問題的直接解決一起，討論全德性質的重大問題。但是，召開外長會議以討論並解決整個德國問題，恰恰是與西方國家的打算顯然違背的。他們取消了一九四八年八月在莫斯科達到的協議，而把關於「柏林危機」的討論交給在巴黎舉行的安全理事會。雖然把這個問題的解決列入安理會的議程是絕對沒有任何根據的，但在巴黎的非正式談判中，仍然

達到了協議。可是，這個協議也遭到了一九四八年莫斯科協議的同樣命運。蘇聯及其他有關國家代表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所爭取到的安理會決議草案，在十月二十五日被美英法代表否決了。

本年一月下旬，斯大林同志在回答史密斯的問題時，再度建議解決『柏林危機』，但須召開外長會議討論全部德國問題。從那個時候起，三個月又過去了。現在，美英法政府認為有可能接受這個為解決『柏林危機』的基礎，並同意召開外長會議，不僅討論柏林問題，還討論整個德國問題。

美英法政府要一年多的時間，才放棄其對外長會議的抵制，恢復這個唯一有權決定全德或德國任何地區的問題之機構的活動。無可懷疑，如果不是美英法從一開始就採取了置外長會議於不顧的道路，那麼，根本就不會有什麼『柏林危機』。的確，並不是『柏林危機』引起了外長會議中的危機，而正相反，取消外長會議的傾向是『柏林危機』的原因之一。但是，這種固執的終止外長會議活動的願望，其原因是什麼呢？這個原因就在於美英法統治集團在德國問題上的總路線。這個路線的主要特點是大家都知道的。

它的第一個特點就是背棄盟國波茨坦會議關於德國問題所採取的政治、經濟與組織機構的綱領。而上述綱領的正確性，不只為歷史的經驗所證實，同時也為一切戰後的國際發展所證實。如果沒有歐洲的持久和平，就不可能有國際的持久和平，如果將德國變成和平民主國家的問題沒有解決，就不可能有歐洲的持久和平。正因為這樣，波茨坦綱

領的基本原則和其基礎，乃是佔領國家在德國問題上的合作。美英在德國問題上的政策，是與波茨坦綱領澈頭澈尾地背道而馳的。他們的日程，不是把德國變成統一的、肅清了軍國主義的、民主的國家，而是肢解德國，使魯爾大王們進入侵略性的美英集團的體系。美英法佔領機構的分裂活動和拒絕實行聯合管理德國的四國決定，是這個政策的自然結果。分裂德國，變成了分裂歐洲的一種辦法。筆直的大路從聯合佔領區逼到侵略性的西歐聯盟，又逼到北大西洋集團。自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以至六月，美英法曾在倫敦不斷開會，討論德國問題；這個會議是走向德國的分裂和肢解的完成的道路上的路標。這個會議提供了建立德國西部佔領區政府的實際基礎，並同時作了一些決定，來保證美英獨佔資本在魯爾區的統治地位。倫敦會議也預先決定了並計劃了分裂的貨幣改革，從經濟上說，這個改革在德國的東部與西部之間豎起了一道牆壁。這一分裂的貨幣改革自然而然的產生了對柏林自身以及對整個東部佔領區經濟生活的利益的具體威脅。對於其所管制地區的經濟情況職責所在的蘇聯佔領當局，難道能夠不採取必要的保護措施來制止這一威脅嗎？『柏林危機』是西方國家所需要的，用來作為掩蓋他們完成德國分裂和肢解的狂熱分裂活動的烟幕。

美英統治集團的分裂政策產生一些什麼後果呢？分裂德國政策的第一個後果，是締結對德和約更加遙遙無期了。暫時必要的佔領制度，變成一種永恆的『屬性』了。有些人想用所謂『佔領法規』來把它永久化。某些西方政客率直地把給西德『前領法規』以

合法招牌的想法，和建立一種整個西歐的佔領制度的想法連在一起。

美英所奉行的分裂政策的第二個後果是違背大國所作的莊嚴約定，德國遭到肢解。經驗證明，德國的分裂，不僅極有害於德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同時對國際合作充滿了重大危險。

西方國家在德國問題上的分裂政策的第三個後果，就是西德，經濟情況的極度困難。西德全部職工的百分之十以上全失業。人民購買力不斷下降。聯合佔領區百分之四十以上的人民買不起本來已經夠少了的食物配給。同時，聯合區預算的百分之三十花在佔領費上。這就是德國人民為美英肢解德國政策付出的代價。這個政策使西德的經濟陷於崩裂。

美英在西德的分裂政策的第四個後果，是：第一，大大恢復了反動集團；第二，引起了德國進步公眾激烈反對美英的路線。魯爾大王們是西德佔領制度的主要支柱。同時，聯合區許多行政和經濟機關，被掌握在希特勒分子手裏，這些人甚至沒有打算改換旗幟。廣大公眾認為這個政策是謀害該國的國家獨立、統一與前途的。

不用說，西方國家在德國的分裂政策，他們的對蘇不合作態度，背棄波茨坦綱領，建立侵略性軍事集團使國際形勢益趨嚴重，所有這一切加在一起，就引起了全世界保衛和平、反對新戰爭威脅和反對新國際冒險的空前強壯、與空前宏大的大規模的運動。這就是美、英、法在德國問題上執行分裂政策的一筆清賬。



蘇聯一向主張，現在仍然主張按照佔領國在波茨坦會議上所承擔的義務的精神，完全解決德國問題。蘇、美、英、法關於恢復外長會議活動的協議，打開了進行談判，首先是關於重大的德國問題談判的前途。這次談判之能否成功，決定於西方國家的態度。

（按：本文根據塔斯社二十日電訊。題為新華社編者所加。）

（一九四九、四、二三。）

## 回顧討論德國問題的幾次外長會議

胡 葦 德

主要討論德國問題的巴黎四國外長會議已經開幕。在這個時候，回顧一下過去討論德國問題的幾次外長會議的情形，不是沒有意義的事。

外長會議受權討論德國問題，是根據一九四五年蘇美英三國在波茨坦會議上的共同決定。波茨坦協議規定：『外長會議將負責準備對德和約，對德和約將於合乎目的的德國政府成立時，由德國政府予以接受』。

在波茨坦會議以後，一共有四次外長會議討論過德國問題。第一次是巴黎外長會議，自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二日舉行（中間會休會一月）。第二次是紐約外長會議，自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舉行。第三次是莫斯科外長會議，自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至四月二十七日舉行。第四次是倫敦外長會議，自一九四七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十五日舉行。這四次會議中，前兩次會議——巴黎會議和紐約會議，都只是爲討論德國問題做了一些準備工作。在巴黎會議上，蘇美英法四國外長會一般地闡述了對德國問題的意見，未作任何具體決定。在紐約會議上，各外長會就未來莫斯科會議的議程問題取得一般的協議。在紐約會議之後，四國外長助理又在倫敦舉行六週（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四日至二月二十五日）的會議，聽取了九個盟國對德國和約的各種意見，並草擬了關於締結對德和約的程序，提交莫斯科會議。

詳細討論德國問題的是莫斯科會議和倫敦會議。在莫斯科會議上，四國外長對德國管制委員會的工作，德國和約草案中的經濟原則、政治原則、賠償原則，德國臨時政府問題，德國邊界問題，魯爾、萊因與薩爾問題以及締結德國和約的程序等問題，展開了廣泛而尖銳的爭論。在這些爭論中，清楚地暴露了在解決德國問題時存在着兩條路線：一條是蘇聯的路線，它堅決主張按照雅爾塔與波茨坦協議解決德國問題，一條是美國的路線，它企圖在解決德國問題時竄改或者背棄雅爾塔與波茨坦協議。美國的路線，明顯地表現在其所提『德國非軍國主義化之四強公約』中。該草案實際上是肯定波茨坦協定。蘇聯於批駁這個草案時指出：它沒有涉及清除納粹問題，沒有強調在德國建立民主秩序，沒有嚴格地規定撤消公司、托辣斯、卡迭爾、銀行等獨佔企業並使之收歸國有，沒有規定土地改革，不承認四國共管魯爾重工業區等等。與美國相反，蘇聯在會上根據波茨坦協議的精神，製定了一個完善的草案，其中包括德國的非軍國主義化和民主化，

完成賠償義務，四國共管魯爾，廢除德國獨佔組織，以及沒收容克貴族的土地等重要原則。這就是著名的「清除德國軍國主義並防止德國侵略條約草案」。會議上兩個方案的分歧是如此明顯和深刻，以致任何重要的問題都未通過決定。但是，會議在一些次要（缺十餘字）德國領土調整問題、追回德俘問題、締結對德和約的程序問題等，則獲得了協議。

倫敦會議的結果也不比莫斯科會議強。倫敦會議在兩個基本問題上未能取得協議：第一是對德和約問題，第二是重建德國統一問題。蘇聯代表在會上指出，締結對德和約，將意味着歐洲完全和平的建立，不僅歐洲而且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都關懷這一問題的解決。蘇聯代表堅持外長會議應以解決這個問題為主要任務。可是，美國代表執拗地拒絕這個正當的建議，他們企圖將整個的對德和約問題完全擯於議事日程之外，他們又將德國邊界問題從整個和約問題中提取出來討論。這樣，在美國這種拖延政策下，德國和約問題就在外長會議上擱淺了。至於重建德國的統一問題，蘇聯代表在會上指出，對於德國人民的普遍發展來說，這是至關重要的事；波茨坦會議通過的德國民主化與非軍國主義化的原則，必須在整個德國實施；要德國履行對蒙受希特勒侵略及佔領各國的義務，也依賴於重建德國的統一。蘇聯代表並指出，要在民主與和平的基礎上重建德國的統一，必須有德國人民民主力量的積極參加。因此，蘇聯代表團建議按照波茨坦決定着手組織德國中央政府；波茨坦會議關於成立財政、運輸、交通、對外貿易、工業、農業

與糧食各中央機構的決定應予實施，這是走向成立德國中央政府的第一步。蘇聯又建議在柏林組成由各省代表、全德國各民主政黨代表以及自由職工會與其他重要反納粹團體代表組成之德國諮詢委員會。成立德國中央政府、各中央經濟機構和柏林諮詢委員會，是在德國人民民主力量積極參加下重建德國統一的有效途徑。可是，蘇聯的這一建議被美英法代表拒絕了。他們採取了分裂德國的路線，主張所謂「一切權力歸於州」（或者叫做「德國聯邦化」），只把某些次要職權劃歸德國各中央機構。而這一違反波茨坦決定的政策，自一九四六年以來已在德國西部佔領區實際執行中。這樣，在倫敦會議上，一方面是蘇聯主張的建立一個統一、民主、獨立的德國的路線，另一方面是英美法主張的分裂的、保持反動勢力的、使德國淪為美英壟斷資本附庸的路線，這兩條路線的不可調和，使倫敦會議歸於失敗。

過去幾次討論德國問題的外長會議的情形就是如此。這些情況表明，關於德國問題，外長會議在一些次要方面曾經取得協議，在重要方面則完全沒有取得協議。蘇聯在歷次會議上堅持民主的和平，要求在解決德國問題時實施雅爾塔與波茨坦決定。而美英法集團則要求帝國主義的和平，竄改以至拋棄雅爾塔與波茨坦協定。因此，歷次會議對許多重大問題未獲得協議，應該由美國統治集團的政策負責。美國的政策就是分裂德國，分裂歐洲，準備新的世界戰爭。在這次（已是第五次了）外長會議中，只要按照美英法方面遵照他們曾經同意的雅爾塔會議與波茨坦會議的決定行事，那麼，適當地解決

德國問題的機着是存在着的。

## 評美英法對外長會議的政策

朱可夫

真理報駐巴黎特派員朱可夫報道，巴黎到處在討論蘇聯向外長會議提出的關於準備對德和約的建議。巴黎的廣大公眾，正以深為滿意的情緒迎接這一旨在儘早履行四國在波茨坦所承擔之義務的建議。甚至像『戰鬥報』這樣從不同情蘇聯的報紙，也認為簽訂和約和撤退佔領軍是國際協議的最好保證，是最後解決德境衝突的最可靠的辦法。戰鬥報同時寫道：西方國家不喜歡維辛斯基的建議，西方國家的代表以毫不掩飾的惱怒對待蘇聯代表團的建議。報界人士報道了外長會議六月十日會議之富有特點的詳情。據稱：繼維辛斯基宣佈蘇聯代表團的建議之後發言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他的行動很帶神經質，他在講話時提高了嗓子，把抓到的紙張扔在一邊，他的說理是雜亂無章的。艾奇遜想盡一切方法企圖將注意力轉到與蘇聯建議毫不相關的問題上去。艾奇遜顯然了解，

直接拒絕蘇聯之確切而明白的旨在儘早締結對德和約的建議，會對世界輿論造成什麼印象。這就是爲什麼他不出面直接反對這些建議而提議把它們交給外長助理們去『分析』的原因。

巴黎公衆充分有根據地指出西方國家代表團在討論蘇聯關於加速準備對德和約建議的會議上的行爲，使他們三週來建立起來的複雜而脆弱的宣傳牌子垮台。情形是這樣的：艾奇遜——跟着他的是貝文與舒曼，他們從頭到尾都祇是作美國國務卿的應聲虫——自始至終一直力圖把事情說成好像他們是在保衛德國人民的利益。差不多在每一次會議上，他們都宣佈他們想給德國人民以解決『他們自己的事情』的充分權力，想看到德國的統一等等。但是，蘇聯代表團令人信服地證明，這種說法是虛偽的，遠非事實。

外交界人士一次又一次的自問：西方國家代表團所要的到底是什麼？他們提議召開這次外長會議究竟是爲了什麼？我們已經說過，有一種意見，但，西方國家代表團到巴黎來，紙帶着一個目的——丟開關於德國的基本問題，祇在一件事情上，即德國西佔領區德美托辣斯極爲關切的恢復與東德的貿易一點上取得協議——這種意見在法國公衆中間正愈益流行。近來幾次會議的印象，證實了這種意見。西方國家的代表們，阻撓在德國政治經濟統一問題上獲得協議的可能，不願意討論柏林問題，拒絕考慮在柏林行使單一貨幣的問題，規避研究準備對德和約的問題。就他們報章的許多評論來看，他們的興趣只是在於恢復東西佔領區之間的貿易，西方國家外交觀察家在評論會議的進程時，常



常談到西方急需在區際貿易的問題上獲得協議，但在同時，他們又經常強調西方國家努力『保持現狀』，就是說讓他們所實現的德國分裂的一切後果仍然起作用。

西方國家的代表們根本不關心德國人民的命運正像他們不關心一切人民的命運一樣，他們所關心的，祇是尋找市場的德美公司的自私自利。他們任意地廢棄他們在雅爾塔和波茨坦所承擔的幫助德國人民從經濟上和政治上恢復統一——愛好和平和民主的國家的這一神聖義務。他們拒絕蘇聯的儘早準備和締結對德和約的建議，這就暴露了他們自己是最迅速地締結和約的敵人。他們所要的不是統一的德國，而是被肢解的德國，他們想把這樣一個德國的西部變成他們在歐洲的戰略橋頭陣地。

與這個政策相對抗的，是蘇聯始終如一的，愛好和平的，旨在以雅爾塔及波茨坦的不可違背的原則為基礎獲致協議的政策。全世界都看到，在議程的每一項上，蘇聯代表團都提出并正在提出建設性的切實的建議，提供協議的基礎。巴黎蘇聯大使館每天都收到成堆的函電，這并不是偶然的。在這些函電中，不少國家的普通人，首先是法國的人民，表示他們對蘇聯代表團保衛和平與國際合作事業的卓越行爲的感激。

蘇聯代表團在本屆外長會議上所提的各項建議仍然有效。在這些建議的基礎上，一切問題都可以得到協議，包括經濟問題在內。但是，不能夠獲得協議，或者三個西方國家這次是否還要規避協議以繼續他們的分裂政策，這完全決定於西方國家的代表。

## 全體一致協議的原則

——新時代雜誌社論——

最新出版的新時代雜誌，以『全體一致協議的原則』為題發表社論稱：巴黎外長會議的進程，對於一切亟欲知道締造和平何以發生困難的真正原因的人，提供了豐富的可供思考的資料。在這方面，有特別意義的，就是關於佔領期間四國在管制德國問題上一致協議的原則的辯論。

現時西方國家的態度的最大特點，就是在盟國管制機構中執行一致協議的原則問題上爭執不休。這一原則正受到西方三國代表在巴黎外長會議上的猛烈攻擊。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稱：這是達成國際協議的『老方法』。艾奇遜和貝文與舒曼均以新的方法——以多數票通過決定——來代替這種『老方法』。

這種拋棄『老方法』而主張以多數票通過決定的要求，明顯地反映出分歧的本質。當問題是通過對各平等與自主的國家具有約束性的決定的時候，全體一致協議的原則，是國際事務上慣常與普遍採用的方法。

波茨坦會議的歷史性的決定，也規定在對一切有關德國佔領與締造和平的問題上以全體一致協議的原則作出決定。按照波茨坦協定而設立的外長會議，就是以這一原則為其工作之基礎的。四國在有關管制委員會與柏林盟國司令部問題上，也採用這一原則，并達成了一連串的協議。

但是，最近幾年來，西方國家拋棄了這種力求達成一致決定的政策，而偏愛那種與此相反的片面決定的政策，以及那種背着第四個佔領國——蘇聯而私自協議的既成事實，和那種命令強使蘇聯接受他們底意志的企圖。這種對蘇聯下命令的政策，是毫無成功的希望的。雖然如此，但還有人企圖繼續奉行這種毫無希望的和聲名狼藉政策。西方國家的代表，硬說全體一致協議的原則使各項實際的決定不可能通過，這種牽強附會的論斷是經不起絲毫批評的。經驗證明：在佔領德國的初期——當西方強國尚未決定完全拋棄波茨坦決定時——德國管制委員會和柏林盟國司令部曾正常地執行了職務。自然，在這些機構進行工作的過程中，曾發生過困難，但這些困難曾被一致決定的方法所克服和勝利地解決了。正如莫洛托夫於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在莫斯科外長會議上十分正確地指出的：『如果管制委員會拋棄了全體一致協議的原則，而贊成以多數票通過決定的

話，那麼，管制委員會就將有崩潰的危險。這一危險要比延緩作出這一和那一指定的危險嚴重得多。」

經驗又證明維也納盟國司令部根據全體一致協議的原則而令人滿意地執行着職責。最後，一切國際會議和協定，均證明全體一致協議的原則之活動和實際上的可以實行。那麼，困難是什麼呢！爲什麼決定國際問題的自然而正常的方法受到如此猛烈的攻擊呢？全體一致協議的原則的反對者，亟欲獲取一切命令他人的機會，他們甚至不滿意大多數表決的辦法。例如，關於三國管制西德的華盛頓協議中，有一點就規定：在某些場合下，三國管制機構的票數，應與各該三國撥給德國的款項成正比比例，維辛斯基爲促使大家注意這點，曾十分正確地說過：「這種表決方法，不僅是一種專斷，而且可以說是財政竊賊。這既不是多數表決，也不是一致表決，而是一人表決。那是一種給管制機構的某一人員以決定一切權利的辦法，這種表決方法可以正確地稱之爲「美元表決」，因爲如果美國予德國以美元「援助」的話，那麼，它就有決定的表決權」。

這種解決國際問題的美元方針，暴露了所謂「西方民主」一貫的擁護者的真面貌。他們覺得考慮他國底正當利益是討厭的，而且亟欲自由行動以對國際問題強行通過片面的決定。但是，這和民主又有什麼關係呢？對全體一致協議的原則實行攻擊，使西方國家代表們反對在平等基礎上實行忠誠的國際合作和在各種國際問題上採取民主決定的這一圖謀，原形畢露。西方國家的政客們，反對國際事務上所普遍採用的全體一致協議的

原則，和支持美國壟斷資本家露骨的財政獨裁的政策，他們正擔負着嚴重的責任。

## 四外長會議公報

第六屆外長會議由法外長舒曼，蘇外長維辛斯基，英外相貝文和美國務卿艾奇遜參加，自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至六月二十日在巴黎舉行。

在本次會議中，曾討論了德國問題和對奧和約。外長會議通過決定如下：

(甲) 德國問題：雖然本屆外長會議未能就恢復德國的經濟與政治統一問題獲得協議，但是，法蘇英美外長將繼續努力，以求達到這個結果，並在目前協議如下：

(一) 在今年九月召開的第四屆聯合國大會的過程中，四國政府將經由其在大會中的代表，對舉行另一次德國問題外長會議的日期及其他措施交換意見。

(二) 按照各外長準備繼續努力以求達到恢復德國的經濟與政治的統一的意願，德境各佔領當局應於柏林在四國基礎之上共同會商。

(三) 這些會商的目的之一，是減少目前德國與柏林在行政上分割的影響，尤其是

在下列事項上(A)擴大德境各西佔區與東佔區之間以及柏林與各佔領區之間的貿易，發

展它們之間的金融與經濟關係。(B)便利德境東佔區與各西佔區之間以及柏林與各佔領區之間人員與貨物之來往及情報的交換。(C)考慮與柏林四佔領區的管理共同有關的問題，俾使柏林的生活儘可能地正常化。

(四)爲協助第(三)節中所規定的工作，各佔領當局可在其各自管轄之範圍內，召集德國專家及適當的德國團體予以協助。被召德人應交換有關材料，準備報告并在相互之間獲得協議時向佔領當局提出建議。

(五)法蘇英美政府協議，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之紐約協議應予保持。而且，爲進一步促進上述各節中所提出之目的，爲改進并補充紐約協議及其他關於德國東佔區與各西佔區之間以及柏林與各佔領區之間的人員與貨物的來往與交通，以及關於過境之各種協議，各佔領當局有義務在其各自佔領區中採取必要措施，保證鐵路、水道、公路的正常運行及使用，并對人員和貨物的來往及郵政、電報、電話等交通予以便利。

(六)各佔領當局將建議東西佔領區之領導經濟機構，對於建立各佔領區之間更緊密的經濟聯系和更有效地實施貿易及其他經濟協定予以便利。

(乙)對奧和約，各外長協議：

(一)奧國邊界應保持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的邊界。

(二)對奧和約應規定奧國應保證奧境斯拜文和克羅特少數民族的權利。

(三)不向奧國索取賠償，日有斯拉夫應有權取得，保持或清算南斯拉夫境內之奧

國財產、權利和利益。

(四) 蘇聯應自奧國取得一億五千萬美元可以自由兌換的貨幣，六年付清。

(五) 確定的解決應包括：(A) 將一切被作為德國資產而加以佔有或要求佔有的財產、權利或利益，以及作為戰利品而佔有或要求佔有的奧境的戰爭工業企業，房屋及相類的不動產讓予奧國。但有一項諒解，即訓令各外長助理更精確地規定交予奧國的戰利品的項目。(根據蘇聯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建議所指出曾在奧國管轄下經過總的修正和予以保留的，以及對奧和約第三十五條其他各項中所規定轉交蘇聯的那些石油資產及多瑙河航運公司的財產在外)，因此，多瑙河航運公司在保加利亞、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資產，以及該公司在奧國東部的全部財產，將按照一份由各外長助理協議的清單，轉交予蘇聯。(B) 轉交蘇聯的一切權利、財產和利益，以及蘇聯讓予奧國的一切權利、財產和利益的轉交，蘇聯或奧國方面均不得附有任何負擔或要求，這裏，會議有一項諒解，即「負擔或要求」一語，不止是指由於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以後盟國對這些權利、財產和利益實施管制而產生的債權者的權益，而且也指一切其他要求，包括在稅收方面的權益。會議同時諒解，蘇聯與奧國關於負擔與要求的互相讓與，適用於當奧國政府正式承認蘇聯對轉交給蘇聯的奧國資產的權利之日，及當蘇聯所讓與的資產真正轉交予奧國之日存在的一切負擔與要求。

(六) 所有一切已成爲蘇聯資產之前德國資產不經蘇聯同意，不得改變。



(七) 各外長助理應立即恢復工作，以求於一九四九年九月一日以前，在整個對奧和約草案上達到協議。

## 巴黎外長會議的結果

朱可夫

雖然四國外長沒有能夠在關於德國的基本問題上達到協議，但是，巴黎會議的結果，却標誌着在鞏固合作上的確定的進展。自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以來外長會議第一次採取了一些協議一致的決定。第一、外長們在對奧和約的最重要的條款上達到了協議。這些條款會造成兩年半來如此頑固的分歧。外長們這次達到協議，就建立了完成對奧和約起草工作的基礎。第二、外長們決定繼續努力，以達恢復德國政治與經濟的統一。第三、外長們擬召集下次外長會議討論德國問題。

無疑地外長會議通過的決定，將得到廣大公眾滿意的反應，他們將把這些決定看作是以前蘇聯為首的民主陣營保衛和平與鞏固國際合作的鬥爭的具體結果之一。另一方面，全世界的公眾，還將從巴黎會議的積極結果，證明西方國家統治集團侵略政策的失敗，幾年以來，這些統治集團力圖從政治上和經濟上孤立蘇聯，想背着蘇聯隨他們的意願解決重大的國際問題，特別是德國問題。

凡是注意巴黎外長會議進程的客觀的外交觀察家，都不能不看到，會議達到協議，其決定的作用在於蘇聯，蘇聯的建議使得真正有可能解決不僅四國外長最後公報中所談到的問題，而且還有基本的德國問題，而歐洲及全世界穩固和平的建立，大大有賴於後一方面問題的解決。

在這方面，回溯一下巴黎會議的情形是如何發展的，以及什麼東西妨礙了外長會議達到切實解決所有未解決的問題是有益的。

在會議的第一天，蘇聯政府就通過它的代表團，提出切實和具體的計劃，以恢復為西方國家的分裂活動所破壞了德國的經濟與政治的統一，但是，西方國家的代表團，針對蘇聯政府這種現實的建議，提出了他們自己的顯然不切實際的計劃，有意準備被否決。美、英、法的代表們，反對蘇聯的基於波茨坦協定的建議，並提出他們的與波茨坦協定背道而馳因而根本不可能通過的計劃。由此可見：他們的目的只是想保持和加深他們的行動所造成的德國的分裂。

西方代表們的這種願望，也表現在研究柏林問題上。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蘇聯代表團提出了一整套建設性的建議，使柏林問題的解決成為可能，從而恢復德國首都的統一並調整其日常生活。可是，美英法代表們反對蘇聯的建議，並提出有意使人無法接受的計劃，蓄謀根本撕破前此所締結的各項國際協定，想在實際上把西方國家的控制擴及全柏林。他們這樣做，並表明他們願望讓柏林問題亦處於「懸而不決」的狀態。

巴黎會議的重要點之一，是研究準備對德和約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分明蘇聯與西方國家對德國問題的真實立場的試金石，蘇聯政府以極度的明確性，提出了必需加速準備和締結對德和約的問題。蘇聯代表團所提出的建議，符合於斯大林外交爲全世界鞏固的和平而努力之總路線。而西方國家代表們，都顯然打算撥開準備對德和約問題，他們的藉口是在前項議程上未獲協議，而他們對蘇聯建議的反應是毫不掩飾的惱怒。他們反對蘇聯的建議，最確定的是反對關於和約規定在和約簽字後一年內撤退德境一切國家佔領軍的這一點。這再次地證實了，西方國家方圖擱置準備和約的工作，并把前項法規加於德國，以便無限期地在德國保持他們的武裝部隊。

西方國家代表們對蘇聯所提有關德國基本問題的建議，採取否定的立場，但是，却沒有破裂談判的可能。他們願意在眼前的一些關係德國的問題和對德和約的問題上尋求協議。密切注意會議進程的報界人士指出，西方代表們策略上的這種改變，其原因有二：第一、西方國家的統治集團不能不考慮到明顯的事實，即強大的保衛和平與反戰爭販子的運動，這一以蘇聯爲首的運動，在全世界聲勢日益浩大。西方國家代表們不要破裂這次有責任保證歐洲締造和平的談判，就將在全世界一切國家人民（包括他們本國人民）的面前，暴露他們是戰爭挑撥者的公然的形黨。第二、西方國家的代表還不能不考慮到，在他們國家裏，醞釀中的經濟危機的現象每天愈來愈多。

蘇聯代表團始如一地堅守鞏固國際合作的政策，即令在這次談判的最後階段，也

表現了充分的誠意，願意在有關德國的卽使是有限的經濟問題上和對奧和約問題上獲得協議。蘇聯代表團提出某些具體的建議，這些建議使協議最後成爲可能。

。在巴黎所獲得之協議的真正意義，首先在於它標誌着走向恢復外長會議正規活動的巨大步驟。生活本身迫使西方國家代表恢復外長會議範圍內的四國會議。巴黎外長會議所達協議的真正的意義，也在於，由於會議的協議對減緩國際空氣的緊張有所貢獻，它從而就打開了解決外長會議之因以建立的基本任務的道路。這裏，我們所指的是戰後締訂和約，特別說來，這一協議提供了在短時期內擬就對奧和約最後草案的機會，從而就朝着歐洲的戰後締和走了巨大的一步，由於有了所達到的協議，蘇聯代表團在巴黎會議上所提出的規定一個日期召開有中國參加的外長會議以討論對日和約問題，就具有了更大的現實性，最後，外長會議協議的真正意義，還在於它灼然可見地顯示了當在外長會議中不再使用命令方法的時候，就有達到共同協議的可能。如果美國的反動份子完全領會了這一教訓，那麼，這對於和平事業是會有很大用處的。但是這些反動份子直到現在還沒有與他們的不可能實現的統治全世界的夢想分家。

自然，如果認爲在中斷了一年半工作之後的巴黎外長會議上，會立即解決議程上的一切重大問題，則這種想法是過於天真的，特別是由於四個會員國中有三國沒有表現願意對德國的基本問題達到協議，就尤其顯得天真。但是，儘管有這一切，人們仍不應低估巴黎會議的重要性，在這一會談的過程中，不僅是決定了各方面的立場，而且還達到

了初步的協議。將來會證明巴黎會議的這種積極的結果，將影響外長會議未來的工作到什麼程度。

## 杜魯門大言不慚

——真理報專論——

白宮發表了杜魯門六月二十一日關於巴黎外長會議的聲明，這一聲明充滿厚顏無恥的吹牛和對於外長會議成就的別有用心的曲解。

杜魯門聲明中始終強調的主要結論是：巴黎外長會議的成就，『證明』美國在外交政策上所遵循的『路線正確』。然而，這個結論離事實之遠，猶如天淵之別。

如果杜魯門政府的外交政策正確，那麼，又怎樣解釋美國統治集團在巴黎會議上同意的若干協議，而這些協議直到最近却正是由於總統所如此讚揚的美國的外交路線而無法獲致的呢？杜魯門先生之不得不採取自詡的辦法，並不是因為萬事順利。真實的情況是：巴黎會議之所以達成協議，只是因為西方國家的代表們放棄了他們一向遵循的路

線的結果，所以，美國總統最近這次滿篇自吹自擂的聲明，其目的，在於掩飾他的地位的虛弱和美國外交政策的失敗。

世人皆知，美國的外交政策，是和一九四五年波茨坦會議所通過的國際合作綱領勢不兩立的。執行分裂德國的政策，將它的西部變成美國的軍事戰略橋頭陣地，建立侵略性的北大西洋集團等等，這些就是背離波茨坦決議的具體表現。

在巴黎會議上，艾奇遜、貝文和舒曼，把強使蘇聯接受這個反波茨坦的路線視爲他們的主要工作。這就是爲什麼他們始終力圖將他們用以鞏固美英在德統治的波恩憲法和佔領法規也擴大到德國蘇佔領區的原因。

但是，西方國家在這個方向上的一切外交都失敗了。而且，美英法被迫離開了他們傳統的反波茨坦路線，而以沉重的心情承認非採用波茨坦原則不可。

現在，讓我們看看外長會議的公報吧！公報首先指出，在九月召開的第四屆聯合國大會上，蘇美英法四國政府將協議舉行討論德國問題的下一大外長會議的日期及其他準備事宜。這樣三個西方國家承認了，它們本着反波茨坦路線奉行幾達兩年之久的抵制外長會議的政策，是不健全的。

公報其次指出：外長會議今後的活動應以取得恢復德國經濟與政治統一的協議爲目的。這樣，三個西方國家被迫承認了（雖然是一種遮遮掩掩的方式）；他們違反波茨坦協議之基本原則和基礎的分裂德國的政策遭受失敗，並不得不予以修正。誰不知道，恰



是蘇聯，它信守波茨坦決議的原則，過去和現在都始終不渝地反對分裂德國的政策，堅持恢復德國經濟和政治的統一，堅持建立全德政府並恢復德國作爲一個自由、平等、愛好和平的國家所應有的權利呢？

外長會議的公報又稱：按照各外長準備繼續努力以求達到恢復德國經濟與政治的統一的意願，各佔領當局應予柏林在四國基礎上共同會商。杜魯門先生儘可以隨他自己的高興，說巴黎所獲協議中的這一點，說明美國在杜魯門反動的集團的指導下所奉行的『堅定』政策之『正確』，藉此聊以自慰或者安慰他的朋友。但是，這樣的自鳴後，只能引起人民的哄然大笑。因爲這是多麼的令人發噁的事呵！……對於德國統一的問題，不是由四國協商，而是由三國命令，以肢解德國爲目的，這就是杜魯門政策的意義；而今，他和他的徒衆們不得不從這個政策上退却了，但是，他却大搖其鼓以作掩護。

在巴黎外長會議上，西方國家不得不接受蘇聯基於波茨坦決議的建議，他們『吞下』了一丸苦藥。可是，杜魯門却把這件事說成是美國外交政策『正確』的證明。如果說這是美國的所謂『堅定』政策失敗的明證，豈不是更爲正確麼？

杜魯門的聲明，吹牛地宣傳『西德自一九四五年以來所獲得的重要成果』。但是，這種聲明的用意，是在給全世界公衆一個印象，好像美國在巴黎外長會議上是繼續了背棄波茨坦宣言的路線，好像它在巴黎外長會議上，用與它在過去兩年來所用的誹謗波茨坦的原則，完全不同的口氣的說謊，不是被迫的樣子。美國國務院不是在巴黎外長會議

上突然記起了波茨坦宣言，而想到有必要『努力』恢復德國政治與經濟的統一，像四外長（包括美國外長）通過的公報中所說的那樣嗎？杜魯門自己不是也被迫談到有必要緩和和至今還是支離破碎的德國的『反常局面』嗎？人們不能不回溯所謂『兩聯合佔領區』和『三聯合佔領區』、美英法佔領區單獨發行西德馬克和在奧波建立西德『國家』的歷史，回溯波恩憲法、佔領法規、三國管制等等的歷史，人們再一次清楚地確信，『支離破碎的德國』，乃是美英分裂政策的結果。杜魯門現在枉費心血地想通過廣播和吹噓什麼他的所謂『堅定方針』的勝利來掩飾的，就是這個政策的失敗。杜魯門先生也遭到了同樣的慘敗。他想由一扇門進去，但却不可免在闖進了另一扇門。如果削去杜魯門聲明的偽裝花腔，那麼，這個聲明聽起來就與聲明人所打算的效果完全兩樣。它無疑證明美國統治集團在巴黎外長會議上被迫接受了若干合乎蘇聯建議之精神的重要決定。

的確，儘管蘇聯政府盡了一切努力，巴黎會議却未解決關係德國的主要問題。大家知道，蘇聯的建議目的在恢復德國政治和經濟的統一，建立全德國務會議執行政府職務，恢復管制委員會的活動，調整貨幣問題以及立即實行必要措施，準備對德和約。這些建議沒有被接受。但是任何人都清楚，祇有這些建議才能夠作為外長會議今後恢復德國政治與經濟統一之努力的真正基礎。杜魯門的聲明歪曲了一切方面，也歪曲了在巴黎外長會議上什麼東西保證了在奧地利問題上協議之可能性的問題。無疑，在奧國問題上的協議，建立了真正最後解決奧國問題的必要前提。但是，不管杜魯門怎樣說，這一點

之所以可能，完全是由於蘇聯政府的建議的得到通過，而美、英、法則放棄了他們的政策——從會議上開始就執行並在其後整個時期中也一直保持的破壞蘇聯合法要求，阻撓在蘇聯所建議的基礎上就奧國問題取得協議的政策。

衆所週知，美國統治集團和他們的歐洲夥計們，他們曾特別固執地不承認蘇聯對東奧前德國生產的合法權利，但現在他們不得不改變方針了。

按照外長會議的決定，奧國要在六年時期內支付蘇聯一億五千萬美元，在東奧的石油資產的大部分和多瑙河航運公司的財產，要轉讓給蘇聯，像蘇聯早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就提出了的建議所說的那樣。除了這些，還有多瑙河航運公司在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資產，也如此處理。所有已成爲蘇聯財產的前德國資產，未經蘇聯同意不得改變。

巴黎外長會議同樣還通過了關於南斯拉夫和奧地利之間爭執問題的決定。這些決定奧國保證保護奧境斯洛文及克洛特少數民族的權利。同時，南斯拉夫的經濟利益也得到保護，因爲南國領土上的奧國財產、利益和權利交給了南斯拉夫。

至於南國政府對奧國的領土要求，在巴黎外長會議前很久，南斯拉夫就背着蘇聯和英美打交道，但是失敗了。大家知道，關於這一點的祕密談判，一九四七年夏會由南政府代表和英代表諾爾巴克舉行於南斯拉夫，也曾由南大使萊昂蒂契和英大臣麥克納爾舉行於倫敦。十分顯然，蘇聯政府對這種背地裏談判的後果，不能負任何責任。

事實就是如此。應該承認，在杜魯門的聲明裏，巴黎外長會議的結果照得像在哈哈鏡裏一樣。不妨請問一下——這麼一套是爲了什麼呢？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在美國美蘇友好協會全國委員會的聲明中找。該協會是團結了美國社會上進步民主的人士的。

該協會全國委員會所發表的聲明說：『美國代表團出席外長會議，從來沒有這樣勉強過，因爲深恐他們自己的政策，諸如批准北大西洋公約，重裝歐洲和美國的武裝，以及把西德併入他們的戰爭計劃之類，會被粉碎。可是，巴黎的現實比預定的計謀更強有力些。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在巴黎贏得了勝利』。

巴黎外長會議是『冷戰』的鼓動者，組織人和戰略家們在政策的失敗。有些人想不到世界公衆和他們本國人民知道這一失敗，他們大吹其牛，並且曲解事實，以便建立對他們自己的良好印象。巴黎外長會議同時也是愛好和平人民的勝利。

美蘇友好協會全國委員會說得對，新近在巴黎結束的這次外長會議的意義，是愛好和平人民的勝利。這次會議擾亂了鼓動侵略者的計劃，揭穿了民主和社會主義之敵人對蘇聯，對這和平與國際合作的堅定不移的戰士的反動謊語。

該委員會的聲明并說：『冷戰』的戰略家們被剝奪了他們進行『冷戰』的口實，被剝奪了說與蘇聯談判是不可能的口實。

這的確是擁護和平與國際合作者的一大勝利。不言而喻，任何吹牛都掩飾不了『冷

戰「戰略家們的這一失敗。

## 保衛和平與國際合作

——新時代雜誌社論——

戰爭販子過高估計了他們的力量，尤其過低估計了充於決心保衛和平的人民的力量。

儘管「西方民主國家」多方阻撓人民表示他們的意志，但是，抗議北大西洋公約的運動，仍然在所有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的國家發展到非常廣大的規模。自從希特勒，墨索里尼及東條的臭名遠揚的反共公約以來，沒有其他同類的文件，像北大西洋公約這樣激起過一切國家的羣衆如此的憤怒。

北大西洋公約的發起人談論和平意圖，以迷人的語句說公約的目的是防禦性的，并且散佈關於「蘇聯侵略」威脅的誹謗性謠言，打算用這來欺騙人民。現在，已經愈來愈明顯，這些算盤是打錯了。胡說八道和虛偽的誹謗，都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全世界億

萬的人民大都了解，北大西洋公約及其所代表的整個政策，是分裂世界，建立國家集團，與蘇聯及人民民主國家分陣對壘以及公開違反聯合國憲章的重大規定，它徹底破壞持久和平的主要前提并各大國合作。

蘇聯始終一貫地表現了它對於國際合作從而有利和平的堅定不移的願望。西方國家統治者的政策與此不同，他們放棄了國際合作的原則，引起了驚恐和不安，使國際關係趨於緊張。這種情形，對軍火製造商以及與之有關的獨佔資本極為有利，但是，却愈來愈破壞資本主義國家勞動羣衆生存的經濟基礎。美英破壞國際合作的政策，招致了出名的所謂冷戰，蓄意破壞西歐與大陸東部之間的經濟聯繫！這爲西歐國家造成了巨大的損害——并公開準備新戰爭，這遭到各國人民的堅決反抗。斯大林同志數月之前說過：正在力圖發動一次新戰爭的戰爭鼓動者，他們所害怕的就是首先與蘇聯達成協議與合作，因爲與蘇聯和諧一致的政策，有損於戰爭鼓動者的地位，使那些紳士們的侵略政策完全落空。

戰後幾年來，整個的發展過程證明，西方國家背離對蘇合作的健全原則，採取輕率的孤立蘇聯政策，其結果首先是對奉行這種政策的人沒有好處。一切國家和一切人民的利益，決定了非恢復真誠的國際合作政策不可。西方國家現在仍然有回到國際合作的路可走，因爲蘇聯始終支持在這個方向上的任何認真的步驟。這一點，已由美國所發起的紐約會談所提出的關於柏林問題的協議得到證明。

非常廣泛的各界公衆，熱烈地歡迎任何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步驟，他們認爲四國協議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它打開了在更大範圍內用協議解決問題的道路。現在，又一次地證實，只有那些脫離羣衆而孤立的小批戰爭販子，才喜歡使國際關係緊張起來。蘇聯公衆歷來明確地區分，并且仍然明確地區分西方國家的一些小集團，戰爭販子和人民，這些國家的人民之專心致意於和平事業是無可懷疑的。

恢復大國間合作的道路是暢通的。需要的只是爲國際和平及安全而努力的誠意和決心。至於德國問題——柏林問題，是它不可分的一部分，要得到任何滿意的解決，必須遵守雅爾塔及波茨坦協定。只有堅決遵守雅爾塔及波茨坦原則，德國問題才能獲得既符合四大國利益又符合德國人民利益的解決。和德境西佔區極端悲慘的情形，即該區之軍事當局也不能不承認，他們深動地表明，等待着那些放棄波茨坦決定的人們的是什麼樣的泥坑。

蘇聯堅定不移地認爲，柏林問題和整個德國問題，只有用四國談判的方法，由波茨坦會議爲此目的而設置的外長會議討論和覓取一致協議的決定，才能得到解決。外長會議的再次召開，證明想單獨另行開會，討價還價來解決德國問題的企圖，不能有好結果。由此可見，已經不合時令的下命令的方法，以及國際合作的敵人所如此喜好拿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別人的企圖，必須從此永遠拋棄。



## 評德國問題

新時代雜誌社論

『新時代』雜誌以『對德勝利四週年』為題，發表評德國問題的社論稱：

戰後美國及英法統治集團放棄國際合作的原則，回復到舊日的破產了的孤立蘇聯的方針，組織針對蘇聯與人民民主國家的侵略性的軍事集團，這一政策的後果對解決德國問題特別有害。誰都知道，盟國在雅爾塔與波茨坦所共同通過的決定，蘇聯均忠誠而一貫地恪守着。西方國家的政策則完全相反，這就使德國和約的準備工作毫無進展，使遵照波茨坦協定而設立的四國管制德國機構宣告了破產。美英法三國業已遠遠地走為肢解德國和恢復其工業戰爭潛力的危險道路。緊接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在倫敦單獨召開會議通過了一連串肢解德國的措施之後，英美聯合佔領區即宣告建立。這一政策表現在經濟方

面，是單獨的貨幣改革；表現在政治方面，則是單獨的西德國家，製訂所謂「法法」。因而產生了所謂柏林問題。

如將蘇聯不屈不撓地保衛和平的鬥爭與西方國家的行動相比較，千百萬人民便不難看出真理與正義是屬於那一方的。蘇聯在一年當中至少曾三次倡議和平處理柏林糾紛，但每一次都遭到美英的政策制定者的阻撓。只在本月初，在蘇聯與美國代表於紐約進行商談（英法代表曾參加後一階段的商談）之後，四國才獲致了協議，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解除柏林與德國西部佔領區間、東部佔領區與西部佔領區之間的交通、運輸及貿易上一切限制。在解除這些限制以後十天，即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將在巴黎召開四國外長會議，討論有關德國的問題及由於柏林形勢而產生的各種問題，包括柏林貨幣問題在內。

公報的發表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普遍贊同。報紙均報道羣衆中間對於四國政府決議的滿意情緒。評論指出：西方國家放棄了他們先前的策略以後，事情就很快地獲得了具體的結果。各民主報紙指出西方三國的這一步驟，無疑地是受到了抗議北大西洋公約及其所包含之侵略政策的廣大運動，和各國人民羣衆保衛和平與安全，反動帝國主義者戰爭計劃這一強有力的運動之影響所致。

四國政府關於德國問題的決定，可能真正地成爲戰後解決過程中的轉捩點。波茨坦協定所決定成立的外長會議，經長期中斷之後，又將繼續工作，這一事實打開了在德國

問題上作出一致決定的可能性。

社論最後指出：四國政府關於德國問題的公報在全世界人民心中滋生了明確的希望，蘇聯及東南歐人民民主國家爲持久和平而進行的堅決與一貫的鬥爭，是戰後國際情勢中的重要因素。保衛和平的政策獲得一切國家絕大多數人民的充分支持。

## 評蘇美英法四國協議

——新華社——

蘇美英法四國政府於五月四日發表聯合公報：宣佈四國代表關於取消柏林方面和德國東西佔領區之間的各项交互限制及召開四國外長會議討論德國問題一事，已經獲致協議。雖然德國問題的正確解決，仍有待於四國外長會議的討論，如果美英法三國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仍不放棄它們的分裂德國、利用西德進行侵略的反動政策，則德國問題的解決仍不能獲得協議；但是無論如何，這種解決的可能性現在已經出現了。

對於解決戰後問題，蘇聯政府始終恪守着德黑蘭、雅爾塔和波茨坦會議的決定。但是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集團確不是這樣。它們對於召開外長會議討論對德和約的工作一再怠工，違背自己在上面簽了字的協定。波茨坦協定要求美英法蘇在解決戰後問題首

先是德國問題上的共同行動，美英法却採取片面行動的政策。波茨坦協定要求一個民主的和平，它們却進行帝國主義的擴張政策，企圖稱霸世界。波茨坦協定要求剷除德國的軍國主義和納粹殘餘勢力，它們却在扶植它。對於曾經充當希特勒經濟支柱的德國獨佔組織，美英於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公佈了『第五十六條法律』，加以保留。波茨坦協定要求一個獨立的德國，它們却把德國西部變成華爾街獨佔資本的殖民地及反對蘇聯和侵略歐洲其他民族的軍事基地。波茨坦協定要求一個統一的德國，它們卻不斷地進行分裂的步驟：早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日，美英就單獨簽訂了德境美英佔領區合併的協定，同年四月十九日，美英法不顧德境蘇佔區人民的利益，締結了關於魯爾煤炭輸出的分配的決定；一九四八年一月，美英採取了改組德國美英佔領區行政機構，建立美英聯佔區最高法院和成立德國州銀行的決定；同年二月至六月，美英法在倫敦單獨舉行了兩次有關德國問題的會議，通過了完全肢解德國的決議；同年六月，美英又在西德實行了單獨的『貨幣改革』。直到最近，在今年四月八日，美英法三國還在華盛頓會議上，製訂了西德『佔領法規』，公佈『在有關德國一系列問題上』的片面協定。一年來成爲『冷戰』的焦點的『柏林問題』，也正是美國所一手造成。美英法集團企圖人爲地造成柏林的緊張狀態，作爲它們肢解德國，在德國西部建立軍事基地等，進行備戰和侵略的藉口。

帝國主義集團在德國所進行的這些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反動的分裂的計劃，受

到了蘇聯方面的正義的反擊。爲了保衛東部佔領區人民的利益所施行的柏林地區貿易和運輸方面的某些限制，使英美侵略性陰謀不能得逞。美英的挑撥性罪惡活動，絲毫動搖不了蘇聯和平政策堅定不移的立場，嚇不倒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風起雲湧的全世界擁護和平的運動，就是對美國備戰政策的一個有力的回答。帝國主義集團在強大無比的社會主義蘇聯面前，在全世界雄偉的人民力量面前，加上他們本身的困難和重重的矛盾，它們挑撥新戰爭的陰謀計劃遭到了可恥的失敗。

蘇聯政府一貫主張用和平協商的方法解決戰後國際關係上的一切分歧問題。它曾經本着這一方針，於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至九月十八日之間與美英法代表兩度在莫斯科、一度在柏林舉行關於柏林問題和德國問題的談判。在莫斯科談判期間，四國代表會分別就柏林方面的限制和貨幣流通問題以及召開四國會議討論「有關柏林之未決問題和任何其他影響整個德國之未決問題」，獲得協議。可是，美英政府，竟然批駁了他們在莫斯科的代表，並宣告上述協議無效。關於這個問題，斯大林於去年十月二十八日答覆真理報記者時說：「美英兩國那些鼓吹侵略政策的人們，並不關懷他們與蘇聯取得協議和與蘇聯合作。他們所要的不是協議與合作，而是談論協議與合作，而又阻撓協議，藉此責備蘇聯。從而「證明」與蘇聯合作是不可能的。正在力圖發動一次新戰爭的戰爭鼓動者，他們所害怕的首先就是與蘇聯達成協議與合作，因爲與蘇聯和諧一致的政策有損於戰爭鼓動者的地位，使那些紳士們的侵略政策喪失任何目的。」這樣，柏林問題和德

國問題合理解決的途徑，又一次受到美英法方面的阻撓。

但是，歷史的演變不是按照帝國主義集團的願望進行的。蘇聯政府貫徹始終地堅持和平政策。斯大林在今年一月二十七日和二十二日兩次答覆美國國際新聞社記者的談話中，對此又進一步地作了確切的說明。斯大林和平政策贏得了全世界各國廣泛階層人民的一致擁護。大家都知道，蘇聯的和平政策正是蘇聯強大有力的表現，是它對於進步人類的力量有着無限信心的表現。這個力量決不是任何戰爭販子或任何原子武器所能阻擋的。四國關於柏林問題的協議，給人們以正確解決德國問題的新希望。我們認為：四國外長會議必須根據波茨坦決定討論對德和約。德國必須成爲和平民主的德國，而不允許納粹軍國主義勢力死灰復燃；德國必須成爲獨立統一的德國，而不允許分裂肢解，成爲華爾街獨佔資本的殖民地，成爲戰爭販子挑撥新戰爭的前哨陣地。四國會議只有朝着這樣的方向前進，才能完成它的解決德國問題並進而保障全歐洲和平的使命。

（一九四九、五、九、）

時 論 選 輯  
(第四集)

編者 新華書店

發行者 岳華書店

• 一九四九年八月出版。

(X) 1—5000

(華中版)



